

王 愷 / 著  
WANGKAI ZHU

# 水下阳光



上海  
出版  
社  
SHANGHAI  
PUBLISHING  
HOUSE

# 水下阳光

王 恺 著

海 潮 出 版 社

1997 年 · 北 京

# 水下阳光

张著

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三环中路117号 邮编:10084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张磊书业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6.375印张 150千字  
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:1—1000册

---

ISBN7—80054—871—6/I·202

定价:12.00元

## 作者简介

王 恺 1929年生,山东人。1945年2月入伍,次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长期在部队做文艺组织工作,曾任创作室、文艺处、文化处负责人。组织创作,编辑书稿,扶植新人,为繁荣部队的文艺工作服务。离休前一度从事专业创作。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文学作品《夜航》、《碧雾港》、《水兵的歌》、《无名岛》(与人合作)等17种,书法集《历代名家论养生》等3种。因其对文化事业的贡献,多次立功受奖,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他的生平和成就,详见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、《中国当代文艺界名人录》等书。

## 第 一 章

听完动员报告以后，808号潜艇艇长张进，机械地离开座位，随着人群走出了舰队的礼堂。

金色的阳光在草地和花圃上闪耀，天空象海洋那样蓝得透明，远处那洁白的是云彩还是浪花？

春天降临了。它使这个海滨城市的景物变得美妙、和谐而富有诗意。

张进似乎感觉不到阳光的和煦，也觉察不出包含着生命的色彩缤纷的春意，他眼前只有一些时而被拉长，时而被缩短的人影，在礼堂前的小广场上迭印着，晃动着。已经冒出新芽的枝条，颤巍巍地伸向路边，他顺手折下一截，远远地抛开去，鲜黄的迎春花在他眼里也变成焦黄的残叶了。

张进脑子里波澜起伏，恰象被五六级风搅动了的海面。

舰队参谋长在报告中，表扬了军事训练取得优异成绩的部队和舰艇，也指出了某些薄弱环节，报告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张进却认为他的808号潜艇是包括在被批评范围之内。他简直有点坐不住，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。长期斗争的经验告诉他：部队要打胜仗，战胜敌人，就必需有真正过硬的本领。他日日夜夜千方百计地想使808艇从一艘训练艇成为一艘全体人员具有高度军事技术的战斗艇、先进艇，可是他的理想没有得到全部实现，被拉在兄弟舰艇后面了。所以他想：人家是排头，自己是排尾！

对于这种状况，张进是不甘心的。

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困难的考验，张进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，总是满怀信心和希望。行军的秘诀是“不怕慢，就怕站”，只要一步不停地朝前走，永远不会拉下太大的距离；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的诀窍呢，则是“不怕笨，就怕懒”，只要下苦功勤钻研，再难的技术也会学到手，这就是张进的哲学。

迎头追上！他心里憋足了一股劲。蚂蚁还能啃骨头呢，何况一个大活人！但接着有个不愉快的思想浮上脑际：他自己虽然决心很大，有些艇员技术上却踏步不前，过不了硬，使他非常恼火。

张进觉得有点热，他把军帽朝后一推，用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珠，迈开大步，走向潜艇支队的汽车。

忽然有一只手落到了他的肩上。张进转过头去，看见一个佩大尉军衔的人。张进愣了一下，生怕是一种幻觉，使劲捏了捏对方的胳膊，这才说：“老翟呀，我到处打听，总得不到你的消息，没想到你也来海军了，真是水流千遭归大海啊！”

翟永和是张进的老战友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们同在山东渤海军区的一个连队里，并肩战斗，亲如兄弟，多年分离一旦重逢，张进极为高兴。他取出纸烟，两个人吸着。

“老翟！十几年没见了，咱们得好好地扯一扯……”

这正是翟永和所渴望的。他们就近找个石凳坐下了。

潜艇支队的机电业务长姚斌站在远处招呼张进：“老张！车子等着，你却在这里抛锚了。”

张进看看表，说：“老姚，你们先回吧，等会儿我自个走。”

望着汽车开走后，他转向翟永和。“你的眼力真好，这么多人怎么就认出了我？”

翟永和说：“你跟过去差不多，没有怎么变样。”

“这么多年没见老？”

“正是好时候，象炮弹刚刚出膛。”

“那么说，还要大干一场了！”张进笑说。他望望翟永和，又问：

“你娶媳妇儿没有？”当听说他已经有了孩子，张进又说：“再过几天我就两个了。老翟，咱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单艇航行，多痛快！如今拖儿带女，当起驳船司令来了。”

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”。再不能生啦，教育子女是个大问题。”翟永和说着从兜里取出个皮夹子，拿出一张照片。“看看过去，我们都还是毛孩子呢。”

张进接过照片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动的场面：几个年轻的军人站在打谷场上，其中有个高个子，左脚蹬在石碌碡上，绑带直裹到膝盖，右手扶着腰间的匣枪，正向身旁一个笑咪咪的留了分头的人说什么。这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张进和翟永和。在他们背后的土坡上，站着一个小号兵，长长的军衣几乎遮住了膝盖，帽沿笔挺，他手里高擎住一支闪光的铜号，号的颈部飘着几缕红色流苏，小号兵的腮鼓动起来，使人仿佛可以听得见那高亢的号声……照片虽然有点发黄了，但它摄取了一个历史的镜头，这对张进说来是无比珍贵的，他立即浸沉在那些久远的记忆中了。

张进印象最深的是敌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一次战斗。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，在黄河南岸包围了我们的军分区机关。为了掩护机关突围，副连长张进带了一个排，还有号兵小于，把敌人的火力吸引住。张进的二十响直打得枪筒子冒烟。经过一场鏖战，领导机关安全突围了，但一个排打得只剩了六个人，张进的头部也负了伤。敌人见我们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，嗷嗷叫着冲过来。我们的人虽然英勇顽强，终因寡不敌众，相继又牺牲了几个，最后只有张进和号兵小于了。

张进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倒下去，眼珠子都气红了，他决心和敌人拚到底。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，敌人突然混乱了，溃逃了，原来文化干事翟永和带着部队从侧面扑来。一会儿工夫，敌人全部被击退。我们捉了大批俘虏，缴获了大量的枪支、弹药。翟永和扶张进上了担架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副连长，你到医院要安心养一养……”

张进眼里噙着泪花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对于自己的伤早忘到一边了，他的心为牺牲的同志们绞痛啊！

这时，有一群俘虏走过来了，张进心头骤然腾起一股怒火，就是这些家伙杀死了我们二十几个阶级兄弟！这是一群刽子手！他的眼睛因为暴怒要流出血来，牙齿竟咬破了自己的嘴唇。得替死难的同志们报仇！他把抬担架的民伕喊住，握住二十响从担架上抬起上半截身子，头上的伤口剧痛，胳膊发颤，枪筒子跟秤锤似地直朝下坠。他喊过身旁的小号兵，说：“小于，从后面扛住我的肩膀！”小于不理解副连长的用意，照做了。就在这一霎里，翟永和抢上前去，把他的二十响硬夺走了，不然，张进就要扣扳机，把梭子里仅剩下的七发子弹打个净光……

经过那场战斗，在张进眼里，有点文弱的文化干事翟永和，变成了真正的战士。“我们的翟干事，呱呱叫！”他到处称赞他。两个人在思想感情上一下子亲近起来了。不久，翟永和提升为副指导员，张进跟他合作得很好。别人都说：“他俩好得就多一颗头了。”

这是在战斗中凝成并发展了的友谊。

谈着那些血与火的战斗，行军露营的生活，一种幸福甜蜜的感情冲击着张进的心弦，刚才在会场上被搅乱了的心情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两个战友对面坐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。还是翟永和找到了话题。

“老张，听说你当了潜艇艇长？”

一扯起潜艇，张进兴奋了。

“做梦也没有想到咱这号人能学潜艇啊！你了解我的底细：拉锄把子，拿枪杆子还凑合，学技术还能少出了洋相！讲义里的洋文，曲里拐弯，跟小蝌蚪似的，它认识你，你不认得它呀！一堂课下来，汗珠子少说也滴半茶碗。脑子里简直是一盆浆糊。潜艇比二十响难玩得多了！”



翟永和很有兴趣地说：“你可是向来不服输的！”

张进仍然顺着自己思想的潮水游下去。“老翟呀！咱们分手的时候，我曾想过，鬼子的碉堡攻下来啦，国民党的榴弹炮夺过来啦，以后还有什么困难？哎！困难还不小：什么航海啦，潜艇构造啦，观察通讯啦……比铁丝网、鹿砦都难对付。老兵倒变成新手了。可是党交给我们建设海军的任务，能打退堂鼓吗？干哪！人家午睡咱不睡，人家上街咱不去，连星期天也不过了。白天在桌子上学，夜间在胸膛上划。兔崽子！到底让我赢了！”

“我说你不会输嘛。”

“书本和实际还是两码事呢，”张进说，“学完理论到潜艇上实习的时候，还是蒙头转向。动动这个阀门叮当乱响，摸摸那个旋塞吱吱怪叫……到处象有怪物跑出来似的。弄得我什么也不敢碰，象庙里的菩萨尽是坐着。出海遇上风浪吐得一塌糊涂：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咸的，吐了个大杂烩。上了岸两腿不听指挥，山也摇，地也动，楼房象要倒下来。……可是能泄气吗？还是干哪！叮当响我也动，吱吱叫我也拧；无风我出海，有风更出海……结果经过国家考试，给了我一艘潜艇。”

翟永和不住地笑，他知道张进有股猛打猛冲的劲儿，如今这股劲儿更足了。张进把烟蒂丢掉，说：

“老翟，说说你的情况吧，是怎么调到海军来的？”

“抗战时我不是干过海防大队？干部部门大概因为这个理由吧，调我到潜艇学校政治系学习……”

“你也学的潜艇？咱们是同行啦！”

“可我在潜校没结业，就被分配到猎潜艇大队了。”

张进挥一下手，遗憾地说：“同行倒变成‘冤家’了！”

“不过，我倒知足：总还带个‘潜’字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张进感慨地说：“老翟呀！咱们是一个锅里摸勺子的老战友，彼此了解。如果咱俩能在一起工作有多好！不瞒你说，

刚才舰队纪参谋长说有的舰艇没搞好，其中可能就有我们艇。上个月，舰队工作组就对我们艇的工作不太满意。参谋长没点名就是了！”

翟永和望着张进没有说什么。握别多年，他不愿意见面就谈战友不愉快的事情。张进哪里忍得住？好容易遇到个知己，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
808号潜艇下水只一年多的时间。起初训练成绩不错，张进认为先进是把里攥着的了！不料有个温州新来的轮机兵，烧毁了左主机的一个轴瓦。工作组指出艇上的思想工作弱。张进却认为出毛病的原因还是技术不过硬。机电长李从说：“象这样的新兵，对付复杂的机械，烧个轴瓦算是好的了，搞不好还会出等级事故哩！”

最近上级派来了一位政治委员，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。“政委是个老同志，很能干。只是他没有摸透潜艇的特点。”张进望着翟永和说。“抓政治思想工作当然是对的。问题是，潜艇技术复杂，政委也得多支持军事训练才行！”

张进重又吸起烟，继续说：“政委认为，把艇员的思想搞好，是提高军事技术的关键。其实，掌握现代化技术是很复杂的事情。思想好，技术不一定跟得上。”

翟永和在长期斗争中体会到，军事和政治关系理论上是明确的，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出现矛盾。战争年代，大敌当前，军政关系相辅相成，比较容易统一；和平时期不同了，在认识上、时间分配上时常产生分歧。808潜艇大概也逃不出这个规律。他不了解情况，不便插言，只是换个角度向张进问道：

“你们的艇员对训练的态度如何？”

“总的说，劲头挺足。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城市学生兵。上海来的舰务兵蔡兴妹，人倒挺机灵的，可满脑子幻想，说舰务兵是打杂的，好象屈才了，稀稀拉拉不正经干。结果训练中捅了漏子。我让机电长开会狠狠批了他一顿。他不但不接受教育，还说粗暴。我们

政委竟说不能就事论事，应该找出他思想上的问题，对症下药；还主张和风细雨，耐心说服。这样以来，以后还怎么大胆管理？”

翟永和了解张进是个火热的心肠，他对积极钻研军事技术的战士格外喜欢，即使有点调皮他也可以原谅；如果谁不肯苦练本领，工作粗枝大叶，就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，这点是张进最可贵的品质。但他有时要求过高，操之过急，恨不能一锹挖一个井，使人接受不了。他说：“你们政委的意思是提高水兵的思想觉悟，这是根本。”

“哎！我的老翟！提高觉悟是一朝一夕能办得到的吗？等他觉悟高了，黄瓜菜也凉了！目前提高训练质量是十万火急的任务，谁有时间老去说服教育！”

翟永和见张进的激动样儿，就说：“老张啊，你的性子还是爱急！”

“萝卜还有三分辣气哩！”

翟永和只瞅着张进笑。好半天才说：“老张啊，你过去就有点任性。那时年轻，可以原谅，如今该有点涵养啦。”

张进蓦地从石凳上跳了起来。

“老翟！你说我有缺点可以！要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说我任性，我可不服。组织上交给我一艘潜艇，搞不好我能睡得着觉吗？现在是恨不得能多长出两只手来！”

翟永和见自己的话没有能够使他轻松，反而增加了他的烦躁，就转换话题，不经意似地扯起了别的事情。

“差点忘了问你：小于现在干什么啦？记得你们是一起到海军来的。”

张进只是吸烟，翟永和以为他仍然在考虑自己的事，又问了一句。

“解放东矶列岛的时候他负伤啦！”张进终于说，“是个好兵！后来当了炮艇中队长，很有出息。可是身体不行了，只好转业。现在听说当了商店的经理。”

“参加国家建设，很好。”翟永和说，“对了，你知道咱们团赵主任在哪里？老头如今在装甲兵部队做政治工作。”

“咱们这些土包子，都干上现代化军兵种了。”

“老头真有点老了，”翟永和说，“去年我在北京参观军事博物馆遇到了他，头发灰白了。可还是那样热情，非拖我到家里吃饭不可……”

“吃肉饺子？”

“不。家乡饭：油杂面！”

张进很惊奇，说：“好！老头一直保持着老传统！他没招待你吃钢盔——高粱窝头？说话还拖长腔不？”他并且模仿着说：“这一个一问一题一呢？”

两个人都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“还是老样子，”翟永和笑完后说，“老头还问起了你：‘咱一们一那一位一打一手一呢？’”

哈！哈！哈！两个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往事总是使战友们快乐、振奋。他们谈着，忘记了时间。这时有一位将军走了过来，张进和翟永和认出是舰队的纪参谋长，两个人站了起来，参谋长和他们握过手后，向张进问起808艇的情况。

“现在正进行检修，很快就要出海。”张进声调呆板，没有激情。

“抓紧时间修啊！”参谋长说，“要好好地训练，准备到远海去！光在家门口转悠是不行的。”参谋长的口吻意外的温和，倒使张进有点尴尬。

参谋长又向翟永和问了问猎潜艇大队的情况，然后走了。张进却象哨兵一样，站在原地没动。

对于军事行动，张进象所有的老兵一样，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往往根据领导同志的一言一行，就会猜测出领导的意图。正象有经验的渔人，从风头浪尾的变化能够嗅出天气的阴晴。望着参谋长的背影，张进象得到了什么启示，顿时高兴起来了。“啊！老翟，

到远海去！听见没有？我得力争啊！”

翟永和笑说：

“好吧。现在咱们也该‘启航’了。”

## 第二章

东海前线的一个天然军港，被群山环抱着。从海上望去，左右两面矗立着的高大悬崖，朝着一个方向伸延，聚拢，使港口的航道变得十分狭窄，几乎遮住了人的视线。但是当你驶近那些悬崖时，就会感到惊心动魄，原来黛色海岸一直伸展得很远，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海湾。因为它的形势曲折、隐蔽，所以有“葫芦港”之称，正是潜艇理想的基地。

春季的葫芦港清早，海往往象湖水一般平静，微风把江南的花香吹送到每一幢楼房和每一艘潜艇的舱室；有时海上会罩上一层雾气，平滑、透明的海面被薄雾遮盖起来，更显得美丽。只是到了傍晚，如果起了风，海就失去理智，波浪追逐着，叫唤着，变得象一个爱争辩的人，把整个海湾置于喧嚣之中。

这正是傍晚时分，海上刮着四级风，灰色的云跟羊群似的，在风的鞭赶下奔涌着；海水挥动浪涛的拳头，冲击海岸，波浪每当冲到防波堤上，就跳跃起来，把泡沫朝四处抛掷，一刹那间，开出一丛丛雪白的花朵。

张进站在交通艇上，觉得有点凉意，艇身的摇荡迫使他不得不分开两腿站着，但是他没管这些，因为交通艇已经驶近悬崖，他所熟悉的码头、营房都展现在眼前了。

在葫芦嘴那里，泊着七、八艘解放型潜艇，它们细长的艇身，突起的舰桥，髹漆成灰褐色，挺拔而威武。从几十米距离外看去，它们全一模一样，似乎没有任何差异，但是张进不用看艇舷号码，一眼

就认出了他的808号艇。他象母亲熟悉儿子一样熟悉这艘潜艇：它的磁罗经比其他艇高出一个拳头，旗杆比别的艇稍稍朝外斜出两度。

一看到自己的艇，张进就感到快活。

没等交通艇系好缆绳，他那高大的身躯已经踏上趸船，走向自己的潜艇了。

808艇那漆黑净亮的甲板，象是一块闪光的大理石，而涂了红、白颜色的浮标，宛如盛开的牡丹。他完全陶醉在一种喜悦的境界里。

这个结构精巧、把复杂的机械和精密的仪器包裹着的长长的钢壳，在张进眼里是有生命的：雷达、潜望镜是它的眼睛；声纳、无线电是它的耳朵；液压系统是它的血管；通风设备是它的鼻子；而中央舱则是它的神经中枢。它既能呼吸，又会观察，还懂得人的意志。张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它的运动，潜游在海腹之中，灵活得赛过一条鲸鱼。

张进把潜艇看成是自己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他正想登上指挥台，听见码头上有人吵嚷，遂转头望去。

从码头上走来两个水兵。走在前面的生得单薄、精悍，动作敏捷，佩着上等兵军衔，手里拿个面包，边走边吃；蓝色的披肩飘起来，贴在后脑勺上，一行一动都带点顽皮味儿，这是舰务兵蔡兴妹。跟在他后面的生得健壮、朴实，腰里系条白围裙，右手提个饭桶，左手提把水壶，慢腾腾地走着，这是中士厨师张继智。他朝着蔡兴妹的背影数说道：“饭是送给艇上值更同志吃的，你算老几，半路上硬抢硬夺？”

蔡兴妹不回头，也不答腔，等厨师把饭桶、水壶在趸船上放下，他又走过去取面包。张继智推开他，说：

“你腊月里生人，冻(动)手冻(动)脚的？”

蔡兴妹笑说：“肚子里饿得打雷啦。”

“打闪我也不管。你那份在食堂里，再过半小时就开饭了。”

“先让我吃点面包吧！”

张继智知道蔡兴妹爱吃零食，故意不理睬他。可是蔡兴妹一动脑筋，说：

“小张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回舰务班？”

“当然要回舰务班！谁还当一辈子厨师！”

“你回舰务班，我可不投票。”

“嗨，用这个‘拉拢’我？可惜你说了不算。”

这时，806号潜艇的一个水兵插嘴说：“小张，就给他个面包，让蔡兴妹唱一段越剧。”

蔡兴妹当即表示无条件允诺，清清嗓子，轻轻地哼唱起来。

806艇的水兵说：“唱得真好，都可以灌唱片了。”

张继智说：“那当然，人家的姐姐是越剧演员哩！”

张进看到水兵们在码头上戏谑，很不高兴。军队嘛，一行一动都应该有个军队的样子。特别是蔡兴妹平时对本职业业务不爱钻研，现在检修工作正忙，倒有闲心笑闹。

有一次，808潜艇和航空兵配合演习，飞行员搜索到一个目标，潜艇依据飞行员导航的数据，接近了“敌舰”，张进立即下令准备攻击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蔡兴妹注错了水，造成很大的均衡差，使艇首栽了下去。幸亏机电长李从，机智熟练地变换航速舵角，才使潜艇转危为安。但“敌舰”已经改变航向，潜艇失掉了攻击的时机。“如果真的打仗，让敌舰在你眼皮底下溜过去，怎么向上级和群众交代！”至今，张进想起来仍然生气。因此，他朝蔡兴妹严肃地喊了一声：

“蔡兴妹，你闹什么？快上艇工作！”

蔡兴妹见是艇长，答应一声跑向艇的前甲板，等到了升降口处，回头朝张继智吐了下舌头，仿佛说：面包吃不成了。

张进对蔡兴妹放心不下，他没有上指挥台，直接进了艇首舱。



艇首舱约摸有半截客车车厢那般长，伸出艇首的好多个鱼雷发射管留在舱室里一部分，拱形的圆顶上亮着电灯，左、右两面的舱壁上，都有几张可以折迭的床，很象火车上的上层卧铺。导管、电线、仪表、手阀，五颜六色，复杂而又紧凑，设计者充分合理地利用了空间。

在鱼雷发射管的上方，靠着顶端一个不大的地方，水兵们把毛主席的照片嵌在那里，不论停泊还是航行，水上还是水下，他总是含着微笑注视着这个舱室的艇员们。

水兵们这时正在检修机械。张进摸摸这里，敲敲那里，看什么地方不合乎条令要求。

到处都很洁净，不管手指触到什么地方，都不见灰尘，鱼雷发射管后盖那铜质的压紧环和镀铬的把手上，清晰的映出他的影子。张进对上士鱼雷军士长韩玉良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韩玉良是三年前入伍的老兵，生得匀称、结实。朴实和谦逊是他性格中主要的特点，关心别人是他最大的欢乐。把他放在哪里，哪里的工作就有起色；他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会出现动人事迹。今年一月，他参加了海军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，乘火车从北京返回部队。车上有一个妇女突然发高烧，呕吐不止。韩玉良立即找来列车员和医务人员为她进行医治；他呢，帮她喂水、擦汗、做冷敷、清除呕吐的脏物，照顾她四岁的男孩，非常周到。同车的人都十分感动。火车到达济南站后，他扶病人下了车，用三轮车送她进了医院，又给患者的丈夫打了电话，然后领着四岁的男孩住在旅馆里。直等到第二天，她的丈夫从一个县的农场赶到济南，韩玉良才肯离开。事后，患者夫妇从旅馆的旅客登记簿上查出韩玉良的姓名和工作单位，给部队写信要求表扬他。

乍看来他并不怎样聪明，但由于勤奋好学，他连年被评为积极分子、技术能手。从来到 808 艇，他保持了自己在战斗艇上的优异成绩，确实发挥了骨干的作用。张进在中央舱或驾驶台上发出的任